

一碗汤的距离

□刘诚龙



扫码听袁小辉朗读版
《一碗汤的距离》



我便坐在我家门槛上，静静地，怔怔地，看石巴砣身子摇摇的，步子碎碎的，端着碗，走田埂，走高坎，走进茅檐矮矮的小屋子去。

好像除了春节，我们家是难得板板眼眼坐在炕桌前吃饭的。我多持了一只酒壶，去屋背后田里看水去了，不喝水好像我多喝酒，我多喝酒好像不喝水，不喝是我爹的酒友，我爹是禾的水友，他俩好像有说不完的话；我娘没上桌，喊喊嘹嘹，茅檐低小，地上青青草，我娘在剁猪草，那是我未曾尝试过的危险动作，一手捏草，一手挥刀，刀落草上，离我娘的半，隔指甲片距离，刀飞落，草前送，精准有如机器操作；我姐呢，她端起碗，鬼才晓得跑哪里去了，有时是边跳绳边吃饭，有时是端着饭，飞奔三里，去赶我家那头水牯子，水牯子会赶趟，正在偷吃连婶家的红薯藤干，连婶骂人，我村首席角色。

乡村都是这样的，只有到了城里，才晓得什么是坐席，桌子四四方，菜碗摆中间，碰杯脆脆响，没完不离场，这在乡下是难见到的。开饭了，各人端起碗，村里村外跑去了，菜尽饭没完，一脚拐进别的家，夹一筷子萝卜白菜，又走了。没走的，也锅里盛了饭，走到屋外，蹲在阶沿，隔着几条田垄，与对面侄子妹子，扯开喉咙吃一口，扯来喉咙说一话。回来屋来，公鸡跳上了炕桌，在那板板眼眼，啄菜，很是津津有味。

难得坐席，多是走席。我所居这个城市，有个词特有韵味，叫走骚。走骚，妹子仔，自是主角，阿嫂公更是女一号。我这儿造词有点别致，比如阿嫂公，阿嫂本是女人，硬也叫公。妹子仔与阿嫂公都爱走骚，没事了穿得花枝招展，动起莲花碎步，摇摇摆摆，摆摆摇摇，明星模特也似，在街头花枝招展。去哪儿了？在街上走了。又走骚去了啊。闺蜜间常是这样对话的。当年闹骚色变，如今听骚色喜。骚，既是姿，又是态，走骚便是走动着的姿态。走骚何所似，走秀差可拟。只是，走秀是在T型台上，走骚多在步行街。

乡下妹子莫笑，城里有走骚；城里妹子莫笑，乡下也有走席。当爷爷了，当奶奶了，当外婆外公了，脚板不方便了，牙齿咬不动了，走不了席了，便复古周礼，坐在自家炕桌用膳。老了，还讲硬气，崽，媳妇，喊他来一起吃饭，不来，喊不动，这更生发乡村另外一景，但见小孙子，双手捧碗，野惯了的小脚，也走起了格子步，一步一步，都踩点也似，中规中矩的。嘴巴嘟嘟的，窝着嘴巴吹汤汤水水。有个成语叫如端热汤，如履薄冰。小把戏本来端的是热汤，步子指定小心。

他去给他奶奶送鸡汤。家里有了小喜事，或是舅舅来了，或是节日来了，有时没亲戚来，也不是什么黄道吉日，只是昨夜里照应毓，煮了泥鳅钻豆腐；或是今天河边捞了鲫鱼，煮了鲫鱼紫苏汤；或，好些年日子没吃肉了，屠户师傅对面打起哦哦卖肉，便去剁了斤多腿巴子肉，炒了一碗辣椒炒瘦肉，等等，便打发孙子孙女，给爷爷奶奶送将去。爷爷奶奶住老屋子，隔了鹅颈田，隔了鸭掌丘，隔了一条高坎，中间一条田垄，田垄上去了，又一个小山头。我是滚热滚热的，不好端手，送过去，恰是温热温热的，正好下嘴。儿子大了，或多也在老去，都是打发小孙子去行孝的。乡下，伯伯叔叔，姑奶奶婶，自己很少直接表达孝心，多是通过自己儿女，孙子孙女。崽对爹，大声大气，冲得要死，却不容许孙子孙女对爷爷奶奶起半声高腔。爷爷奶奶也是，对崽对女，常常死骂，对孙对外孙，亲得高密。

我羡慕隔壁石巴砣，他常端着一碗菜，鸡肉煮得好是稀烂的，小鱼仔子煮得好是粥样的，啧啧喷香，热气腾腾，打我家门前走过，我在屋里头，都能感觉一股股热，一缕缕味，暖烘烘，香飘飘。他娘叫他端去送给他奶奶吃。我飞脚跑出屋来，朝他喊，石巴砣，我帮你端去。石巴砣惊了一下，汤水差点溢出来，他斩钉截铁，昂过头去，不要，就不要。给我坐在我家门槛上，静静地，怔怔地，看石巴砣身子摇摇的，步子碎碎的，端着碗，走田埂，走高坎，走进茅檐矮矮的小屋子去。我没听见，我耳朵里却十分清晰的，一个声音传进来：崽，放下，放着，莫烫了手。

我没爷爷，我也没奶奶。我父亲只是两三岁见过我爷爷，我奶奶我姐见过，我娘没见。我奶奶不喜欢我姐，我娘生我姐那天，她一直守，守在我娘身边，待姐出啊的一声大哭，问世了，我奶奶叹了口气，走了，回她娘家去了。我奶奶的爹爹妈妈不在，回了娘家

也住不了几天，回铁炉冲了。我娘说，要是你奶奶在，你奶奶肯定抱你跑。这里的跑字写没写对，我也不知道。只晓得这个跑字，是晃的意思，好多黄昏，我独自坐门槛想象，奶奶抱着我，抛了接，接了抛，我笑哈了。

我是欠抱的人，我一二三岁，正是想钻怀抱时候，我娘常把我丢在凉凉的竹筐里，四面相围，四面皆空，中间一个空间，刚刚容身，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的，坐下去，倒有块烂棉衣啥的；里头一根斜棍，可把胯分开，一泡尿撒去，倒也不会撒裤裆，直接撒了地；胸前有块小板，板上放些算盘珠子，拨起来霍霍响。我娘意思是，爱要你就乐，不爱要你就哭，分配了座，悲欢喜乐都由你。这个就是所谓摇篮？

这一生，没什么不满的，只感觉欠了奶奶怀抱。我老家叫欠，换普通话，大概是羡慕嫉妒恨。看到石巴砣给他奶奶端菜送去，目光追他两三里路。这也欠？去，给你外婆送碗去。我没奶奶，我有外婆，我外婆在水竹冲，离我家二十多里地，好像有公路的，不过公路还要转一趟车。去外婆家，我从没坐过车。五十里路内，我爹我娘都不坐车，我没亲戚在五十里外的，哦，有个二姨，在百里外的煤矿。我爹是去过，坐绿皮火车去的，我估计我娘，前七十年，她没去过两次。我姐大了，要谈婚论嫁了，我娘有个死原则：不能超五十里。超过五十里，我娘说，你是叫我丢了女啊。我姐我妹，都嫁在周边，方圆十来里的地方，我娘好像是一棵树，打了一个桩立定，我姐我妹如树叶，落在树边边。

那天是，我爹捉了一只野鸡。我屋背后有两条冲，有两座山，冲不大，长；山不高，青。山上乔木葱葱，灌木蓬蓬，翠竹苍苍，野鸡野兔有很多的，我还看到过野狼，在高山坳上，站到了稻谷田埂上，对着我们嚎。我爹是圆手板，我娘骂他时常说的，意思是心不灵手不巧，野味东西抓不到。那天，我爹居然捉了一只野鸡回家，我娘眉开眼笑吧，兴冲冲把野鸡宰了，放了两三片姜，还放了不知何处弄来，或是收藏小半世纪的当归，没加它料，原汁原味，满满一菜碗。我娘匀出来小半碗，朝我喊：给你外婆送去。

六月的花儿香，六月的好阳光。那不是六月了，是秋天了，是深秋了，我只会唱这一首歌啦。这首歌，一直没有好好唱过，老师教我们唱，都是有口无心，和尚念经，这回唱得很真心的，真的，是很用心唱的。一路唱，唱得路人侧面，对着我笑，大家不是讥笑，大人对小把戏，都不讥笑。我去外婆家，有几座丘陵，有几条小河，弯呢，数不清；你那是山路十八弯，我这是乡路八十弯。一个弯拐去，就不知道拐到哪个村里去了。对这条路，我蛮熟，一条弯也没错过。乡路弯弯，多是这里耸一个石头来，那里拱起土坷垃来，都没事，这股路，很是应景，也很是对心，平地，我都是蹦的，都是跳的。

到得外婆家，外婆吃一惊：崽，送么子东西来？鸡汤，外婆，野鸡汤呢。我外婆把碗给放了桌，不管，拉我过去，先把我抱一下。崽，咯个重呢，抱不起了，不抱你了。我外婆对我抒情完毕，便去掀着菜碗，菜碗上盖了一只空碗，空碗与菜碗间，罩了一块纱布。我外婆一打开。崽，汤呢？我伸过鹅颈头去，一点汤也没有了，只有三五块，刀芭豆一样的鸡肉，干巴巴地，胡婆乱态，呆在碗里。

汤，全被我跳啊蹦的，晃落在二十里的外婆家路上。

是鸡汤呢，野鸡汤呢，野鸡汤要比野鸡肉，更有营养，更好喝的。

不能怪我，怪的是这碗汤的距离有点远。

那是我唯一一次，给外婆送鸡汤。外婆故去，也有很多年了，不在叫我送鸡汤去，我保证一滴汤都不掉，坐个车去，半个小时搞定。

半个小时，夏日里还好，若是冬天，也凉了呵。鸡汤，要趁热喝，鱼肉要趁热吃。再煮，再热，味道就失去五六分了呢。

跟一位朋友闲坐，东南西北，胡乱闲侃，扯到了买房事，他说他在他小区，又买了一个小套间，五六十平方米样子。一个小区买两套，什么情况？给老娘买一套啊。老娘老了，不肯跟她住一起，只好给老娘买个房。他算精准了：几十万买的这套小洋房，煲好了，滚滚烫一碗汤送去，到达老娘家，恰恰好，是温温热的。

我遥远的本家先生

□何凯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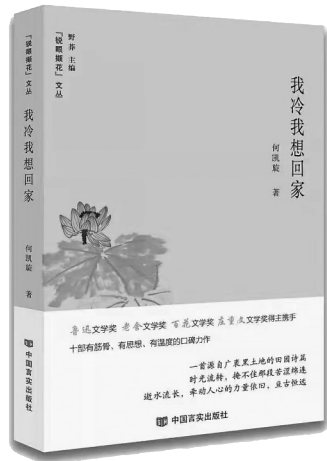
与何锐先生的结识，大概是文学期刊不景气的上世纪90年代末期。先生逆流而上，在西南边陲把一本《山花》做得风生水起，我蛰居于北方《小说林》编辑部陋室里，昏昏然终于有了一份虚妄的期待，期盼新一期《山花》邮来，看《山花》一时成为未混文学理想办刊人一份念想。若说是颓唐中获得砥砺前行动力，或许有些矫情成分，真实情景应该是每每可以调正一些坐空，埋头浏览并迅速进入阅读状态：从开本到装帧再到插图，栏目设计最为醒目，可以觉得出来诗意且锋芒，含有先生姓名中锐字的含义，埋头阅读文章可以更读出热血性气概。这样的篇章值得带回家中细读。细读后，往往呆坐着凝神远眺一下阑珊灯火深处，至于是不是眺望到了什么奥秘，倒是没有具体概念，倒是有些不甘与侠气，往往从字里行间探出头来，做一个鬼脸，吐一口仙气，摆一下手势，须臾间叫我想道先生与我同姓，不禁一怔。至于愣怔到了什么，也无从谈起，确实想到一位忽然先生，于同样浑然不觉西南高原之上，忽然提枪拍马，独擎起奋战风车之勇，辟出来一片卓然的天地，不觉地想到旧版《唐吉珂德》，瘦马破枪，屡屡奔赴沙场，风车当成巨人，客店当作城堡，于幽默中演绎着却是不朽精神与气节，该是怎样一副怪诞景象？竟然起身翻找到《唐吉珂德》老旧版本，字里行间嵌入着夺目的木刻作品，依然如梦似幻，依然不朽，多雷插图尤其的提神，夸张容貌乃至怪诞变形，成就了大丑至极喜剧效果，赋予世间少有的喜悦。不禁捧腹之后，不禁热泪慢慢流尽之后，溢出来尽是满纸沧桑与凄凉。顿时一凉。惘惘中合上纸页。世间真有这般的唐突吗？终于把自己化作苍凉的喜悦，给予世人的却是在提醒与鞭策，冥冥中有了更多期待，期待验证理想主义者独特存在方式。

然后就是小说在《山花》上发表，是先生手下得力干将正万兄弟转述先生意见，就是稿件中内容，诸如用语、人物，寥寥几句，再无赘述，可谓言简意赅、惜墨如金，增添对先生几分正襟危坐遐想，符合不苟言笑、相貌堂堂大先生形象。终于有这么一天，大约初冬早晨，天还未亮，电话响起：我是何锐。然后，就是听不清楚的方言。急忙询问什么意思，到底没有听明白，电话已挂掉。豁然想到是询问同城作家电话号码，已是空对一片忙音。甚憾！

真正和先生见面是在天津。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颁奖现场，与先生同获责任编辑奖。于喧闹红毯上听到前后左右窃窃私语：何锐何锐——都悄然传递着敬佩的语气，略带神秘与诧异，间或一些悄笑。听着这样的笑声，寻着那样的目光，终于看到先生独立红毯外面，径直昂着头，面朝另一侧，看或不看，与己无关伫立着：长长西服，紧凑裤子，支棱着衣领，并不合脚的皮鞋，不修边幅中透着不同凡响的瘦，瘦得有些嶙峋，有些筋骨毕现的模糊，看不到昂起的眼光，两腮有些凹陷，颧骨与额头有些突兀，应该是符合天赋异禀之相，于靓男俊女中有煞风景的幽默形象，倒像是一匹闯入殿堂的公牛。忙上前谦虚地称

意见，就是稿件中内容，诸如用语、人物，寥寥几句，再无赘述，可谓言简意赅、惜墨如金，增添对先生几分正襟危坐遐想，符合不苟言笑、相貌堂堂大先生形象。终于有这么一天，大约初冬早晨，天还未亮，电话响起：我是何锐。然后，就是听不清楚的方言。急忙询问什么意思，到底没有听明白，电话已挂掉。豁然想到是询问同城作家电话号码，已是空对一片忙音。甚憾！

真正和先生见面是在天津。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颁奖现场，与先生同获责任编辑奖。于喧闹红毯上听到前后左右窃窃私语：何锐何锐——都悄然传递着敬佩的语气，略带神秘与诧异，间或一些悄笑。听着这样的笑声，寻着那样的目光，终于看到先生独立红毯外面，径直昂着头，面朝另一侧，看或不看，与己无关伫立着：长长西服，紧凑裤子，支棱着衣领，并不合脚的皮鞋，不修边幅中透着不同凡响的瘦，瘦得有些嶙峋，有些筋骨毕现的模糊，看不到昂起的眼光，两腮有些凹陷，颧骨与额头有些突兀，应该是符合天赋异禀之相，于靓男俊女中有煞风景的幽默形象，倒像是一匹闯入殿堂的公牛。忙上前谦虚地称



上学路

□任家范



们走近了，它们闭紧了宽嘴巴。数不清的青蛙，在沟边的青草或水中潜伏，瞪着凸起的眼睛，暗着长长短短的身影，在狭长的水面上漂移。我们会折一根青蒿秆儿，逗引鼓着腮帮的青蛙。那些小家伙胆儿很大，有时咬住蒿秆梢儿，几乎被钓上来。

几棵车轱辘菜，或斜坡的婆婆丁，也是好玩的宝贝。我们拨弄着它们的叶子，来判断是否比昨天前天宽了绿了。几个一年级的孩子，蹲在沙滩上，在书包夹层里，掏出藏着的东西，显摆着别人没有的小玩具。当然，这些简单而粗劣的小物件儿，都是家长或自己插咕了几天，才做出来的。

我们是在上学路上读懂大自然的。无论冬夏，空气是清新的。晴天或雨天，天空也是通透的。那时雾天很少。常见的霜，是在秋天或初冬早晨，还没遗迹的房顶、院落、园子及沙石路上，盖上一层若有似无的白。这层白，像又轻又透的纱，挂在路边的沙滩上，路面石子上，地头土坷垃上，垄沟枯叶上，杨树枝杈上。远看是成片地铺在那儿，近看成了透明的小冰晶，闪闪躲躲的，附着得那么巧妙轻盈。弯下腰来时，经鼻子嘴巴吐出的热气，那些细小的霜针，瞬间便融化了。

偶尔有雾，却没有烟状的霾。有雾的时候，南山、小屯和周围的一切，被白雾罩着。忽隐忽现的路，被剪短了。前方的，后边的，都被雾气衔在嘴里了。剩下眼前的一截儿，趴在我们的脚下，要不踩实了，没准会溜走似的。谁若快点儿往前蹿，就掉进雾的深渊了，或猛地转回头，被捧上来的白裹严了。更奇妙的是，前面的路伸出一截儿，后面的就折掉一截儿。眼前十几米的路，随着脚步的节奏伸展着。我们走得慢，它爬行得慢；我们走得快，它爬得也快；我们一路小跑，它兴奋得一颠一颠的，仿佛被垫高了。它在前边跑，我们身后追，怎么也撵不上它的脚步。当然，路舍不得落下我们太远。

虽说是省际公路，但早晨的路上车辆车也没有。到处没边没沿儿的白雾。白是透明的，雾也是透明的，白和雾掺和一起，就朦朦胧胧了。那么浓的雾，还不够密实，我们走着，身后屯里的驴叫，前面八家子屯的狗咬，从雾的缝隙漏过来。那叫声粘惹了许多水汽，比往日更黏稠粗粝，潮湿地灌满了耳朵。我猜想，屯西那头拉磨的驴，摘下了眼罩，刚走出磨坊的门，来不及及向远处瞭一眼，又被白雾蒙住了。驴得唱两首，以解心头的郁闷。前屯子的狗，脑袋斜搭在地上，耳朵贴紧地皮，分明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动静，抬起头什么也看不见，警惕的狗心里肯定很恼火。它一向是主动出击的，没这样茫然被动着，给丢在虚空里没人搭理过。狗得暴躁地吵嚷几句，吓唬吓唬看不见的脚步，

呼先生您好，并无得到回应，伸出手掌更无得到接应，一副在或不在状态，一瞬间看到多雷插图现实版的再现，精瘦秉异之相先生是否在研究这辉煌盛典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准备提枪拍马挑战这貌似辉煌盛典，我想这就是现实版唐吉珂德吧！理想主义之光芒，往往不是那么的正襟危坐、不是那么的道貌岸然，包裹在不合时宜大衫当中，毕现筋骨透着夸张力道，茫然四顾，逛逛当当，天然铸就幽默模样，供大家赏玩于不戒备的欢喜中，托出来了赤诚魂魄，做着一件实则是内修民族精神之伟业，阵阵酸楚不禁地漫上心头！

现在，已不用翻阅老版《唐吉珂德》，知道先生随它而去，提枪拍马，真正去迎接破败风车了……只是逆光而行，看不清先生容貌，觉得周身响起阵阵风声，应该是扬起残破旗帜，势利洪潮中擂起不合时宜战鼓，依然能够听到擂鼓回声，应当是不朽的苍凉之声。此刻是2019年8月16日23时24分，那面西南边陲猎猎而起文学旗帜——开放、兼容、前卫——到底为唤醒民族内在精神觉醒之奥义，几度伫立几度倒下，周而复始，前仆后继——我的纸烟几次熄灭几次燃起，只因潸然而下的泪水——懦弱与颓唐，沉沦与不争，蹉跎与迷茫，辜负了我们同姓先生，辜负了先生苍凉的不屈，倒是看到更多愤然而起少年郎——愿做以梦为马的他们——庄严勇敢激越——前仆后继，践行着先生精神实质——这便是希望所在，先生可否瞑目？小弟洒下一腔浊泪以致歉意！

此文为我的小说集《我冷我想回家》后记，此小说集又为“锐眼撒花”从书中一本，“锐”是当代著名编辑家何锐，“花”是何锐生前主编的名刊《山花》，入选文丛的作家都是此刊的重要作者，作品也全部或大多是发表在此刊的精彩小说。以此纪念一位早逝的名编，纪念先生的文学理想——开放、兼容、前卫……



求同存异

□水森

相识已经不易，相知谈何容易？

性情大相径庭，感情求同存异。

结识多半偶遇，结伴纯属相惜。

德才各有高低，贵在齐心协力。

人与人之间，就像马铃薯和西红柿，本来不是一个族系，为了适应对方主动改变了自己，马铃薯变成了薯条，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，便成就了“中西合璧”的绝配佳肴美食。

友谊也是如此，没有天生合适的彼此，只要相互包容，相互理解，求同存异，聚同化异，历经风吹浪打的磨砺洗礼，就能结成一不是一奶同胞、胜似一奶同胞的兄弟情谊！

实践出真知，经过更懂得。

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。“不养儿不知父母恩”！

做人要力求简约，不要为复杂而纠结。

凡事别愁，随缘，不攀缘；追求，不强求；境来不拒，境去不留。

人生就像登高山，远看似高不可攀，有的人畏惧了知难而下，对“一览众山小”的体验，只有“望洋兴叹”。

每个人都有潜力可挖，有耐力能持，潜能隐忍都靠自己挖掘，挖掘到了什么收获，能不能不断超越自我全凭自觉！

最后的胜利都是归因于坚持坚持再坚持！只要功夫深，“铁杵磨成针”！重在相信，要在笃信，强在诚信，成在坚信。

人生立业建功，贵在持之以恒！

做一个老百姓也要真

诚，“真善美”中“真”是核心，是安身之“魂”、立命之“本”、处世为人之“根”。

“真诚”的通常表现是坦诚，坦诚相待，才能畅抒己见又表里如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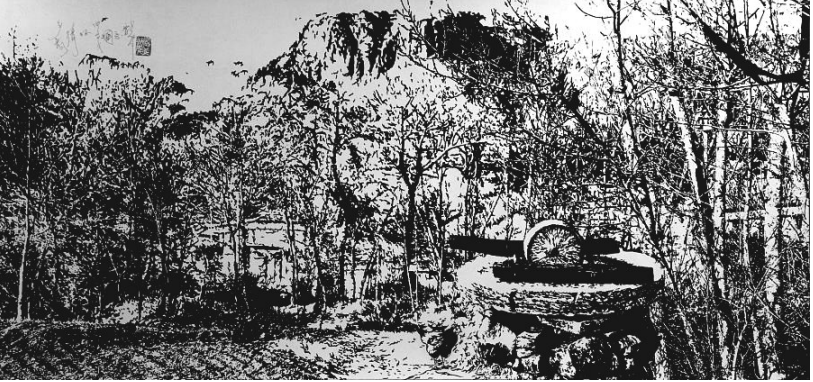
“真诚”的经常体现是真挚，真挚相处，才能真心实意且忠贞不渝！

随想录

我们在一条上学路上，与世上的一花一草、一蛙一鸟，有了亲密无间的频繁接触。路抓紧了两个屯子，守住了两边的杨树及大片的庄稼地，却放任我们这些孩子自由奔跑，春光里感受轻风拂面，秋风下领教凉透肌肤。我们切身经历着的四季轮回、新旧交替，成为自然境界的伦理和修为。幸运的是，我们于懵懂岁月的人世之初，就打开了纯净的心灵和双眼，深入地亲近、了解和读到了大自然，体验着这个世界的昼夜、阴晴、冷暖和生息，这是少年时期不能缺的生动一课。

上学路是一条好路，耐力强，脾气和，领我们由着性子走，从白走到黑，走进一片月光，走出无限清明，走向更远的天南海北。即或夏雨冬雪，趟着泥水，披着银装，大大小小的身影和脚印，也留在了路上。

成串的欢声笑语，童真的纯情记忆，永远不会丢。



《故乡情怀》 钢笔画 臧金龙